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

行狀上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絃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

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自

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縗縗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凜慨有大志不肯胥胥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公周詢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戲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

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部伍都無
倫理何異歐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今五年矣民困
財匱點綴不息生盜賊心後患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
圖所以爲靖民威敵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
三路河東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
通曉者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日財賦
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而通置
采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
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
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
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寶二年之冬事載國
史程公允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

焉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既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

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
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
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
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
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
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
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
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變
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爲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爲安所
謂博禍者可轉而爲福今日之治斯可維持於永世矣沒
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
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

祐爲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貢可畏因授宣德郎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爲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已而聽得士爲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爲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爲伎諛者以伎諛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

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親族鄉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蚤夜同輩笑語宣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儒有嚴賡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賡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

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廳以編修官公竟不
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
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廳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
審務盡其情至狴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涖之寒暑不
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
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使之公事罷歸即對大夫
入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
亦往往革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儒奇父名士也時過
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爲何
時而欲發鑰取酒醉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
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
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兼權成固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

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爲小
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襄城令辟
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
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
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
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
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徃視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
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
見公開誠遂數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會
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㮚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㮚以
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㮚亦蜀人粗
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阽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

爲淺露稟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公到闕聞稟益輕儇浸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之辭切厲稟不悅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戚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虜爲要官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虜人呼貴爲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

笑謂之曰公宜爲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值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窺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郎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署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旣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

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變乞正其罰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變者上爲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帝比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爲治之方輒至日晏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爲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觀以來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爲深不當引赦叙復尚書董耘獨以藩邸恩夤緣通顯宜即退閑皆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

官寺爲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人
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之號爲奉
己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
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
定規摹上下頗觖望公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
爲說者蓋二帝遠在沙漠而陛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
恤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爲久住維揚之計曉
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
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副軍民之
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
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
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

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開陝襄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咈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頰首泣謝不敢言去憇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

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
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
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
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珏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
浩敎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
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
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
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
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
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來道決水漑
田爲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
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

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
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綃有幾即曰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
于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綃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
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
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
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敎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
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
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
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
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
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傳劉
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